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

禅真逸史

Chan Zhen Yi Shi

下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

ZHONG GUO JIN HUI XIAO SHUO BAI BU

《禅真逸史》本书对佛教僧人的批判相当严厉，有些词语段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在崇尚佛教的清朝自然不能容忍，再加上书中时有淫秽、狂妄的描写，所以多次遭到禁毁。

时代文艺出版社

禅真逸史

下 册

[明] 清溪道人 编次

时代文艺出版社

明清小说精选百部（四）

艳史讲史系列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装帧设计：小曼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646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刷：长春翰林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数：4316 千字

印张：210 印张

版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 — 5387 — 1777 — 3/I · 1682

定价：360 元（全套共 20 册）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高丞相直谏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	 (1)
第 二 回	钟爱儿圆慧出家 梁武帝金銮听讲	 (13)
第 三 回	林长老除孽安民 丘县尹荐贤礼释	 (26)
第 四 回	妙相寺王妃祝寿 安平村苗二设谋	 (37)

第 五 回	大侠夜阑降盗贼 淫僧梦里害相思	(47)
第 六 回	说风情赵尼画策 赴佛会赛玉中机	(62)
第 七 回	绣闺禅室两心通 淫妇奸僧双愿遂	(76)
第 八 回	信婆唆沈全逃难 全友谊澹然直言	(93)
第 九 回	害忠良守净献谗 逃灾难澹然遇旧	(110)
第 十 回	贪利功人生歹意 知恩店主犯官刑	(123)
第 十 一 回	弥勒寺苗龙叙情 武平郡杜帅访信	(135)
第 十 二 回	都督巧计解僧头 守净狼心验枕骨	(147)
第 十 三 回	桂姐遗腹诞佳儿 长老借宿擒怪物	(165)

- 第十四回 得天书符救李秀 (182)
正夫纲义激沈全
-
- 第十五回 佞子妙相寺遭殃 (197)
奸党凤尾林中箭
-
- 第十六回 夺先锋诸将斗勇 (210)
定埋伏陈玉麀兵
-
- 第十七回 古峭关啜守存孤 (224)
张老庄伏邪皈正
-
- 第十八回 梁武帝愎谏纳降 (244)
虞天敏感妻死节
-
- 第十九回 司农忠愤大兴兵 (261)
梁武幽囚甘饿死
-
- 第二十回 都督冥府指翁孙 (275)
阿丑书堂弄师父
-

下 册

第二十一回	窃天书后园遣将 破妖术古刹诛邪	(291)
第二十二回	张氏园中三义侠 隔尘溪畔二仙丹	(311)
第二十三回	清虚境天主延宾 孟门山杜郎结义	(329)
第二十四回	伏威计夺胜金姐 贤士教唆桑皮筋	(341)
第二十五回	遭屈陷叔侄下狱 反囤围俊杰报仇	(356)
第二十六回	山径逃踪锄秃恶 黄河访故阻官兵	(370)
第二十七回	计诈降薛举破敌 图霸业伏威求贤	(384)
第二十八回	汤府丞中计败兵 杜元帅纳言正位	(398)

第二十九回	轩辕庙苏朴遭擒 延州府伏威遇弟	(409)
第三十回	沈兰劫寨陷全军 牛进迎街惩大恶	(422)
第三十一回	报仇沥血祭先灵 释怨营坟安父骨	(435)
第三十二回	张善相梦中配偶 段春香月下佳期	(454)
第三十三回	计入香闺贻异宝 侠逢朔郡庆良缘	(472)
第三十四回	兽相破法斩冯谦 士开解围推段帅	(489)
第三十五回	元帅兵陷苦株湾 众侠同心归齐国	(502)
第三十六回	双玉人重逢合卺 三义侠衣锦还乡	(515)
第三十七回	罗默伽肆凶受戮 尹氏女尽节还魂	(533)

※目 次※

第三十八回	土地争位动阴兵	(544)
	孽虎改邪皈释教	

第三十九回	顺天时三侠称王	(560)
	宴李谔诸贤逞法	

第四十回	禅师坐化证菩提	(577)
	三主云游成大道	

第二十一回

窃天书后园遣将 破妖术古刹诛邪

诗曰：

秘篆真符出洞天，男儿获此可登仙。
灵文初试钦神鬼，兵法新传继侠禅。
春日密韬文豹略，秋香公忿牝鸡冤。
妖淫胆丧英雄手，只恨衰椿不大年。

话说先生得病，十分沉重，张善相忙入后厅，和张太公说知先生病重。张太公慌忙亲到书室来看，见先生睡在床上，不住声叫疼叫痛。张太公问道：“老师染何病症，这般呻吟苦楚？”先生哼道：“学生蒙长者相延，感激不尽，多是福薄，不能消受，一时无故染此笃疾，竟莫测致病根由。天降灾殃，谅来多死少生，若有疏虞，望乞收敛，若得骸骨归乡，感恩于九泉之下。”张太公劝道：“不妨耐心调理，决然无事。”太公口虽劝慰，心下忧慌，当晚连接三四个医人诊脉，这个道是感冒风寒，那个道是虚火所激，又有的说是中毒，又有的说是犯邪，三四个医生，东猜西扯，没做理会处。大家商议了多时，共撮一剂表寒散火解毒驱邪的药。太公亲自煎与先生吃下去，只指望病好，岂知反添胀痛，搔床拍席，几次发昏，搅得张太公一家不安。使人去占卜祈签，说道犯了甚么二司大王、三郎五道，又有阴魂作祟。太公登时安排祭礼，邀请道士禳星发

嫩。缠了一夜，先生病体愈重，不曾减得分毫。

有诗为证：

医卜由来出圣书，个中精奥少人知。

祈禳药饵皆无益，说破真方病即除。

却说杜伏威和薛举一床睡着，两个暗暗地冷笑。直到天明，薛举醒来，对杜伏威道：“那鸟娘养的，不知夜来心事何如？”杜伏威应道：“这会儿正当紧要处，铁汉子也要化作汁哩。须待临期，方可解救。”两个在床里说笑。不提防隔墙有耳，张家一个丫环，名唤嫩红，托茶出厅上与太公吃，打从杜伏威窗外经过，听见他两个在床上这般说笑，却思量道：“若如此说，这两个小官必然知先生病的来历。”递茶与太公吃毕，嫩红对太公说：“我适才托茶打从杜、薛二小官窗前过，听得薛小官口里这般问，杜小官这般回答。若要先生病症好，除非问他两个，便知端的。”太公惊道：“原来如此。小小年纪，只恐是说要，你去叫他两个出来，待我问他。”嫩红走近房前叫：“两位小官，太公相唤，问一句话。”两个应道：“来也，来也。”即爬起穿衣。薛举道：“叫我二人说甚么？莫不是走了马脚？”杜伏威道：“不妨，有谁知道？若问时，只推不知便了。”同出厅来，对太公唱喏。

太公笑道：“先生这样病重，你两个可也睡得安稳，怎地救得他，方是师生之情。”薛举道：“好笑，我年幼小，但晓得读书，哪里会医病？”杜伏威笑道：“太公真是年纪高大，有些颠倒。昨晚那几个有名的医士，却也胡猜乱猜，医不好病，反来问我。小厮们怎生救得他？这唤作活捣鬼。”太公心里暗想道：“若说破了，这两个猢猻决然一口赖住，不如且哄他一哄。”当下笑道：“既是你们不能救先生，只索罢了，为何反冲

撞我老人家？快进里面吃早膳。”两个板着脸走入去了。

不多时，太公着家童单叫杜伏威出来，杜伏威问道：“太公又唤我何事？”太公道：“先生在房里睡着叫苦，你进去问一问安，才成个学生的道理。”杜伏威道：“太公说的是。”即到先生卧房中去了。

太公走入轩子内来，见薛举靠着桌儿吃粥，太公埋怨道：“你这小厮忒也狠毒！自古道：天地君亲师，先生如父母一般，怎地下的毒手，将他害却性命？”薛举睁眼道：“太公好没来由，先生自染病，干我鸟事？”太公道：“这小厮还要嘴硬！适才问杜伏威，他说都是你弄那法儿去害先生，又说还有甚法儿可解，他已一一招认，你还厮赖？”薛举大怒道：“这小猢猻，你自怪先生责打，去城外寻甚么鬼头塞肠草捉弄先生，反推在我身上？”太公道：“他说有药可解，你快说出，不干你事。”薛举道：“甚药，甚药？将粪清汁吃下去，便好了！”

太公也不说破，快令家童去买了粪清，汤热了，与先生吃下去。顷刻间腹内骨碌骨碌的响了几阵，要净手。太公叫另拿个净桶与先生，一连解了两次，疼止肿消，果然一时平复。睡一觉，吃些粥汤，便下得床来，坐在房里将息。只听见门外人声喧闹，有人厮打，先生走出门看时，却是薛举和杜伏威揪发狠打。先生喝住了道：“我病体略得宽爽，你两个又在这里厮闹恼我，成甚规矩！”薛举杜伏威见先生骂，俱各放手，气忿忿两下立着，俱不做声。

张太公拄着拐杖跑出来，道：“先生不要发恼，你的性命全亏他两人相救。”先生惊问其故，太公将鬼头塞肠草、粪清解毒缘故说了：“两上互相埋怨泄漏了机关，因此厮打。”先生怒道：“不争这两个小厮如此天理，反来捉弄师长。”太公道：“看老朽薄面，不要计较他罢。”先生踌躇一会，叹口气，道：“令孙学问日长，须请经儒教授，以成大器，学生才疏学浅，

恐误令孙大事，即此告辞。况薛、杜二子，今虽粗卤顽劣，察他气宇不凡，他日必成伟器。学生明早拜别太公便行。”太公再三款留，先生坚决要去。太公无奈，次早赠送修仪礼物，待了酒席，告别而去。

太公见先生已去了，令家童送薛、杜二生回庄。林澹然见了，问二子何故回来，家童将弄先生的事端告诉一遍，“故此先生不乐，辞馆而去。”林澹然大怒道：“两个畜生恁地不知抬举，不用心攻书写字，反去干那蛊毒魔魅的事？甚为可恶！”拿竹片要打，苗知硕等劝住，骂了一番，打发家童回城。

至九月初旬，张太公另请一位西宾，又着家童来庄里见林澹然，接杜、薛二生读书。林澹然唤两个同到方丈中，道：“且今难得张太公另请一位先生来，呼唤你二人赴馆。你两个收拾快去，若再如前做出事来，重责不恕！”杜伏威摇手道：“不去不去，当今离乱之时，读那两行死书，济得甚事？不如学习些武艺，图一个高官显职，有何不可？不去读那死书了。”薛举道：“我也不去，只随着老爷学武艺罢。”林澹然心里暗想：“这二人分明是武将规模，何苦逼他读书？且由他罢。”便道：“你两个不去读书，小小年纪却学甚武艺？不去也罢，但不许外面生事，早晚要担柴汲水，勤谨做工。若有不到处，一体罪责休恨。”薛举、杜伏威齐道：“情愿跟随做用，不去赴馆了。”林澹然写帖辞谢，发付家童回城去了。

时序易迁，转眼间又是隆冬天气，时值十二月十九庚申日，正合通书“腊底庚申，一切修造迁葬祭祀求神俱吉。”张太公家里新塑一尊值年太岁灵帝君，延接一班平日诵经念佛的老道友到家念佛，先一日着苍头具柬到庄里接林澹然、杜悦等，同临佛会。林澹然甚喜，次早同杜悦、苗知硕、胡性定、沈性成人城里来，留薛举、杜伏威和道人行童等看庄。薛举和一班小厮们，自去闲耍，道人、行童等无事，到日午吃些冷

饭，闭上庄门，各自放倒头寻睡去了。

这杜伏威独自一个，在禅堂内弄棍舞枪，耍了一回，走入方丈里，开食橱寻点心果子吃，不见一些，心里想道：“昨日橱内有若干果子食物，今日为何一空？毕竟是老爷藏过了。”径奔到林澹然卧房里来，只见房门紧锁，无匙可开。当下生个计较，撬开红漆禅窗，从窗槛上扒进去，寻着食箩，取出几个炊饼来吃，又藏些果子在袖内。正要抽身跳出，忽见经桌上堆着几部经卷，杜伏威逐本拿起来看过。翻到书底，寻出一卷书来，甚是齐整，比诸书不同，绿闪锦的书面儿，白绒线装钉，正面签头上写着“天枢秘篆”四个楷字。揭开看时，雪白绵纸上楷书大字，是林澹然亲笔誊写的，目录上写着“遣神召将卷之一”。杜伏威逐张揭开细看，却是些法术符咒变化的神书，心下大喜，将书藏在袖中，即翻身爬出窗外，将窗扇依旧闭上，一溜烟走到方丈里坐定，悄悄开书，默诵那词咒。

至晚，不见林澹然回来，薛举和道人、行童，俱已睡了。杜伏威虽然睡在床上，一心想着《天枢秘篆》，眼也不合，想了一回，暗把读过的词咒，又背一背看，恰也一字不忘。心下算计道：“趁今夜老爷等不在庄，道人等又都熟睡，不如乘着星光月色，请一请神将，试看他来否。”忙起来披了衣服，悄悄走出房外，拽步入后边花园里，依书图谱，按着罡步，捻着诀，口中念动真言神咒。

可煞作怪，霎时间只见狂风骤起，吹得毛发皆竖。风过处忽然现出一尊神将，生得身长丈余，头大如轮，三眼突出，两鬓鬃松，赤脸红须，獠牙似锯，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锁子连环甲，脚登黑皮靴，手执镔铁铜，高声问道：“吾师宣召，有何法旨？”杜伏威见了，唬得魂飞魄散，目瞪口呆，花园里一时无处躲藏，跌转身，拼命奔入墙侧东厕里藏避。又听见那神将大声道：“既召吾神，为何不出来相见？果有甚的差使？”杜伏

威寒簌簌的抖，不敢做声。那尊神见没人回答，又喝道：“法师既无差使，召我何为？快快遣发我去也。”杜伏威心里想道：“我只读得召将的神咒，不曾见甚遣将的法儿，怎么打发得他去？只躲在东厕里不做声便了。”

那尊神见无人答应，在花园内四围寻觅。行至东厕边，觉有生人气，发怒提铜打将进来，奈东厕是秽污之处，要上天庭，不敢入去，只将铁铜东敲西击，呼呼喝喝。直到五更，四下里鸡鸣了，那神将只得飘然而去。这杜伏威在茅厕里蹲了一夜，惊得骨软身麻，不能动弹，捱到天晓，精神困倦，不觉就睡着在东厕板上。

却说林澹然、杜悦等，在张太公家内做一昼夜道场，至天明吃了早膳，辞别太公回庄。薛举同道人等都来迎接，只不见杜伏威。林澹然问：“杜伏威何处去了？”薛举道：“昨晚和我上床同睡，天明起来，不见了他，不知哪里去了。”道人、行童一齐道：“果然昨晚闭门，一同歇息，今早不知去向。”林澹然笑道：“这小子又不知何处玩耍。”着道人行童庄前庄后、小房侧屋处遍处寻觅，并不见影。

一个行童寻到后园内，假山边，花树丛中，到处寻过，亦不见踪迹。打从西首穿径而过，只听得东厕里鼾声如虎，行童探头张望，却正是杜伏威睡在那里，慌忙叫醒道：“小官人，为何在这香筒里打睡？住持老爷和你公公回来寻你哩，快去，快去。”杜伏威怒道：“我正睡得熟，你这狗才大胆，来搅醒我的睡头！”行童道：“这是甚么所在，还要贪睡，遍处寻你不见，却反嗔骂人，且去见老爷，不要拖累我。”杜伏威道：“见老爷却待怎的！”同行童进禅堂里来。

林澹然问道：“俺不在庄，你夜间却往何处玩耍？”行童掩着口笑道：“小官人睡在后园东厕里打鼾，适才还嗔我叫醒了，口里兀自咕咕啾啾地骂。”杜悦恼道：“这野畜生，奇怪得紧，

真好不知香臭，为何在这茅厕里睡？”林澹然道：“你因甚好床好席不睡，反去投坑厕当作安乐堂？”杜伏威瞪着眼不做声。

林澹然见他如此，思量了半晌，猛然省着：“昨日卧房窗子不曾上得插箭，书籍不曾收拾得好，莫非窃见天书，在后园胡乱干甚么勾当出来？”喝令杜伏威跪在佛榻前，急抽身到卧房，开了锁，进内看窗子时又是关的，但见桌子上书卷，已是翻得乱乱的。慌忙开书橱寻三册天书，只有中下两册，不见了《天枢秘篆》，桌上细细检寻，也不见有，谅来是杜伏威偷了，就问道人：“昨日夜间曾听见甚的响动么？”道人都道：“没有甚的响动，但是睡梦中，听得远远有呼喝之声，不知何处？”林澹然道：“不必说了，是这小泼皮干出事来也。”即唤杜伏威：“快拿天书还我！”杜伏威不敢隐匿，袖中取出来双手递上。林澹然接了，笑道：“你昨夜请何神道？可直说来免打。”杜伏威道：“昨日我看见这书上面，第一卷就是召请天神天将，我日间暗暗将词咒记了，乘老爷不在，黑夜园中试要。才念得几句咒语，不知怎的这般灵感，一尊神道就来了，生得利害怕人。我慌了，只得躲避东厕里，被那尊神道大呼大喝，东敲西击，寻人厮打，直到天晓方去。因吃了惊，故此一时睡去。乞老爷饶恕则个。”林澹然道：“还是你造化，若不往茅厕里躲避，这一铁铜打做肉泥。罢罢罢，也是前定之数，这本书就传与你，朝夕用心攻习，不可漏泄天机，异日求取功名，皆在此书之上。”

杜伏威接了天书，公孙二人拜谢。以后逐日杜伏威求澹然指点传授，一步也不出门，昼夜习演天书兵法，变化之术；有余了，在后园里同薛举习学十八般武艺。杜伏威使一杆长枪，薛举使一支方天画戟，数年间，两个武艺都已精熟。

杜伏威又早十六岁了，薛举年登十五。一日，林澹然在禅房里闲坐，正值早秋天气，金风初动，天色微凉，杜伏威、薛

举二人闲立在檐下。林澹然唤二人近前，道：“我向来教你们的武艺，未知二人谁勇谁怯，趁此清秋天气，你两个比较手段高下若何，以决前程。”杜伏威、薛举听了，心下欢喜，提着枪戟，敢勇争先。林澹然喝教：“住手，不是这样争斗，轮枪动戟，恐有伤损。”令道人取两株直细竹竿，竿梢上紧紧扎了旧布，上都蘸着湿石灰，二人各穿一件青布道袍，俱拿竹竿在手。澹然吩咐道：“各要用心，道袍上如着灰点多者，即为输论。”

两个笑嘻嘻地挺着竹竿，丢一个架子，分开脚步，各逞手段，一来一往，在园中斗了八九十个回合。林澹然喝令暂歇，两个斗到深处，哪里肯住，两条竹竿就如龙蛇飞舞。二人复斗四十余合，林澹然又喝散住手，两个收了枪法。林澹然唤近前看，杜伏威肩膀上着了两点，左腿上着了一点，薛举只右臂上着一点。林澹然笑道：“若论狡猾，薛举不如杜伏威；武艺精熟，杜伏威不如薛举。两个还要用心习学，不可懈怠。”杜伏威、薛举一同谢了。自此，二人更加精进，每日操练武艺。又是月余，正当八月初旬，但见：

凉飙荐爽，井梧一叶飘零；溽暑退收，征雁数行嘹唳。闺中少妇忆征夫，砧声韵急；边塞戍军悲苦役，画角凄清。甫睹流萤穿户牖，又闻蟋蟀叫阶除。

杜伏威、薛举一日在庄外闲耍，听得人传说铁佛庵后庭桂花盛开，二人稟知林澹然要去一看就回，澹然应允。二人欢喜无限，往铁佛庵来。进入后园，果然桂花开得十分茂盛，香闻数里。这花园有百余亩宽阔，傍墙左右，俱种桂花，约一二千株，深浅黄白相间，尽皆开放。园中游赏之人如蚁，俱席地而坐于桂花树下，酣歌畅饮，热闹得紧。